

东周列国志

第一回  
函十

4-12-2

序

傳之爲言傳也所以廟堂口人

以誦於後世也志之爲言記也

所以詔戒善惡爲後之法戒也

首數

然則裨官野乘雖正史之支流

而是非邪正褒貶予奪其立法

而垂戒者亦必隱然自見於載

音始

筆之下非僅操觚染翰爲附贊

音由

懸疣之論已也麟經而後世無

善史龍門以曠世逸才發橫參

晉上起軒轅下終漢武觀其自

序只有上繼春秋之意故雖

序事爲諸史之冠其後若孟堅

之整密蔚宗之典雅猶未免踏

駁之譏至於陳壽帝魏而寇蜀

兩晉騎四面籠六荒蕪雜穢毀

失真節歐陽修之新唐書事

增於前文省於舊亦終不知五

代史之褒貶謹嚴猶爲得春秋  
之法况宋通鑑金元而下濫漫紛  
書

沓莫可究詰者哉夫史爲傳之  
母而傳爲史之子作史者無傳  
信之文卽演之爲傳亦不過旁

羅小說通鑑成書事旣雜以荒

唐文亦多其附會此何異封禪  
水滸自幻蜃樓夷堅齊諧徒詳  
怪物者乎故余謂志傳之作自  
盤古以迄宋明總不若東周列  
國爲傳信而可徵也夫列國之  
事其始備於春秋左傳而其後

詳於國策史記孔子以不得已  
之心託三百四十五年南面之  
權一筆一劄悉本至公後之人  
非可意爲論斷卽戰國司馬之  
文或詞簡而義深或事該而語  
括敷陳演繹尤費心裁使其兼

有三長恐亦頭白汗青而莫不  
矣獨是殷文牧詩惟取許明徵  
傳引經莫窮體要其體治亂興  
衰之由善惡邪正之辨必不邪  
大書特書倣春秋之義例唯評  
者顯微而闡幽則聖人之意至

戒之意昭然若揭於後世列  
批評近有數家而惟蔡氏爲最  
益諸家評語或繁或簡皆以之  
心善畧撮舉大要而觀者無  
攷其詳繁則多事誠諸君盍游  
談而正義或反因以晦蔡君之

評論必據經語必誅意既不背  
於微顯毫晦之文即於宣聖之  
筆削亦無不共相印合是雖不  
謂春秋左國史記諸書而得窮  
此編其於春秋戰國間興衰治  
亂善惡邪正無不瞭然在目矣

豈非諸家之翹楚也乎第宜詳

語槩列於前先斷後案牘稿

賅予於己未夏初署理松江府

篆政事之暇偶閱是書爰不輟

回顧妄爲改訂訛者正之繁者

芟之庶披讀之下開卷了然間

亦竊附管蠡之見以補原評之所不及土壤細流共成高深庶斯志也不僅爲稗野之史而實爲經世之書也夫

昔

乾隆五年歲次庚申春月續

胡崇文題

書之名亡慮數十百種而究其實不過經與史二者而已經所以載道史所以紀事者也六經開其源後人踵增焉訓詁論議考辨之屬皆經之屬也鑑記紀傳敘誌之屬皆史之屬也顧六經者聖人之書也言體必有用達用必有體易與禮樂經中之經也而事亦紀

焉詩書春秋經中之史畧而道亦彰焉後人  
才識淺短遂不得不枝而之之之斯不能

精

不有所戾故高談名理者常納於博識之上

而自矜該洽者其是非或謬於聖人顧理無

一致故言道之書雖是不乏著究其精者亦

不過厥私傳蘊僅可作佐翼註疏其卑名糟

粕唾餘而已若稱肆焉則穿鑿傳會破碎支

離之樊出矣至於事則不然曰異州新子能  
萬狀非聖人已然之書所能盡也故經不能  
以有所益而史則日以多夫史固盛衰成敗  
廢興存亡之迹也已然者事而所以然者理  
也理不可見依事而彰而事莫備於史失道  
之感召人事之報應智愚忠佞賢奸之辨皆  
於是乎取之則史者可以襲經以爲用亦可

謂兼經以立體者也自制舉藝出而經學遂  
渙然帖括家以燭屋功令故猶知誦其章句  
至於史學其書既泊篇文復簡奧又無與於  
進取之途故事門名家者代不數人嘵士大  
夫則多廢焉置之偶一展卷卒爲睡魔作引  
耳至於後進初學之士若強以讀史則不然  
頭岑岑目森森直苦海視之矣春秋三傳左

氏最爲明備專經者猶或不能舉其詞况其  
他乎顧人多不能讀史而無人不能讀碑官  
碑官固亦史之支流特更演繹其詞耳善讀  
碑官者亦可進於讀史故古人不廢東周列  
國一書碑官之近正者也周自平轍東移不  
迄呂政上下五百有餘年之間列國數十變  
故萬端事緒紛糾人物麗岱最爲棘目瞽牙

其難讀更倍於他史而一變爲碑官則筆稚無不可得讀夫至童稚皆得讀史豈非大樂極快之事耶然世之讀碑官者頗眾而卒不獲讀史之益者何哉蓋碑官不過記事而已其於智愚忠奸賢奸之行事與家國之廢興存亡盛衰成敗雖皆臚列其迹而於大旨之臧否人主之報施智愚忠奸賢奸之行

之得失吸其所以盛衰成敗廢興存亡之理  
固皆未能有所發明則讀者於事之初終原

委方且懵焉昧之又安望其有益於學問之

數哉夫既無與於學問之數則讀猶不讀是

爲無益之書安用矣黎鵬來爲坊友周君深

思於此閱予者屢矣寅卯之歲予家居多暇

稍爲評閱係其得失而抉其隱微雖未盡盡

合於當日之旨而依理論斷是非既頗不謬  
於聖人而亦不致遺墮於博識之士聊以  
讀者之心目於史學或亦不無小裨焉  
復敍之如此

元祐元年七月七都夢夫蔡元放氏頤於史

東周列國全志目次

七都夢夫蔡元放此

第一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杜大夫北厲鳴冤

第二回 襄人贖罪獻美女 幽王烽火戲諸侯

第三回 大戎主大鬧西京 周平王東遷雒邑

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應夢 鄭莊公掘地見母

第五回 寵公周鄭交質 在石厚州吁弑君

第六回 衛石碏大義滅親 鄭莊公假命伐宋

第七回 公孫閱爭車射考叔 公子翬獻謠賊隱公

第八回 立新呂華督行賂 敗戎師鄭忽辭婚

第九回 齊侯遷又姜婚魯 祝聃射周王中肩

第十回 楚熊通僭號稱王 鄭祭足破晉立庶

第十一回

宋莊公貪貽搆兵

鄭祭足殺姬逐主

第十二回

衛宣公新臺遺臭

高渠彌乘間行逆

第十三回

魯桓公夫婦如齊

鄭子亹君臣爲戮

第十四回

鄭侯抗王入國朔

齊襄公出獵遇鬼

第十五回

雍大夫計殺無知

魯莊公乾時大戰

第十六回

釋檼囚鮑叔薦仲

戰長勺曹刿敗齊

第十七回

宋國納賂誅長萬

楚王杯酒虜息媯

第十八回

曹沫手劍劫齊侯

桓公舉火爵甯戚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厲公復國

殺子頽惠王反正

第二十回

晉獻公違卜立驪姬

楚成王平亂相子文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兒

齊桓公兵定孤竹

第三十二回

公子友兩定魯君

齊皇子獨對委蛇

第二十三回

衛懿公好鶴亡國

齊桓公興兵伐楚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禮欵楚大夫

會葵邱義載周天子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滅虢

窮百里食牛拜相

第二十六回

歌屢屢百里認妻

獲陳寶穆公證夢

第二十七回

驪姬巧計殺申生

獻公臨終囑荀息

第二十八回

里克兩弑孤主

穆公一平晉亂

第二十九回

晉惠公大誅羣臣

管夷吾病榻論相

第三十回

秦晉大戰龍門山

穆姬登臺要大赦

第三十一回

晉惠公怒殺慶鄭

介子推割股啖君

第三十二回

晏蛾兒踰牆殉節

羣公子大鬧朝堂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齊納子昭

楚人伏兵効盟主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眾

齊姜氏乘醉遣夫

第三十五回 晉重耳周遊列國

秦懷羸重婚公子

第三十六回 吕郤夜焚公宮

穆公再平晉亂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絲上

太叔帶怙寵入宮中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亂居鄭

晉文公守信降原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嗣却敵

晉文公伐衛破曹

第四十回 先軫詭謀激子玉

晉楚城濮大交兵

第四十一回 連谷城子玉自殺

踐土壇晉侯主盟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陽受覲

衛元咺公館對獄

第四十三回 智宣俞假酖復衛

老燭武繼城說秦

第四十四回 叔詹據鼎抗晉侯

弦高假命犒秦軍

第四十五回 晉襄公墨縗敗秦

先元帥免胄殉翟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逆理篡位

秦穆公濟河焚舟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簫雙跨鳳

趙盾背秦立靈公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將亂晉

召士會壽餘詒秦

第四十九回 公子鮑厚施買國

齊懿公竹池遇變

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接

趙宣子桃園強諫

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聞椒絕纓大會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嘗寵攝逆

陳靈公袒服戲朝

第五十三回 莊公仗義討微舒

鄭伯牽羊遊楚軍

第五十四回 苟林父縕屬亡師

孟侏儒托優悟主

第五十五回 華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結草亢杜回

第五十六回 蕭夫人登臺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第五十七回 聖夏姬巫臣逃晉

圍下宮陳嬰匿孤

第五十八回 說秦伯魏相迎醫

報射目養叔獻藝

第五十九回 龕晉國大亂 誅岸賈趙氏復興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軍肆敵 儒陽城三將聞勇

第六十一回 晉悼公駕楚會蕭魚 孫林父因歌出獻公

第六十二回 諸侯同心圍齊國 晉臣合計逐樂盈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退魏舒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樂盈滅族 且于門杞梁死戰

第六十五回 犦齊光崔慶專權 納衛衎甯喜擅政

第六十六回 殺甯喜子鯶出奔 戮崔杼慶封獨相

第六十七回 蘆蒲癸計逐慶封 楚靈王大合諸侯

第六十八回 賀慶祁師曠辨新聲 散家財陳氏買齊國

第六十九回 楚靈王挾譖滅陳蔡 齊晏子巧辨服荆蠻

第七十回 殺三兄楚平王卽位 劫齊魯晉昭公尋盟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薦士殺三傑 楚平王娶媳遂世子

第七十二回 堯公伺捐軀奔父難 伍子胥微服過昭關

第七十三回 伍員吹簫乞吳市 專諸進炙刺王僚

第七十四回 袭玉讐誘誅無極 要離貪名刺慶忌

第七十五回 孫武子演陣斬美姬 蔡昭侯納質乞吳師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棄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屍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乞師 追吳師楚昭王反國

第七十八回 會夾谷孔子如齊 壮三都聞人伏法

第七十九回 隘女樂黎彌阻孔子 樓會稽文種通諂

第八十回 夫差違諫釋越 句踐竭力事吳

第八十一回 美人計吳宮寵西施 言語科子貢說列國

第八十二回 父子胥夫差爭歟 納蒯噴子路結縷

第八十三回 謀莘勝葉公定楚 滅夫差越王稱霸

第八十四回 智伯決水灌晉陽 豫讓擊衣報襄子

豫讓擊衣報襄子

第八十五回 樂羊子怒懲中山羹 西門豹喬送河伯婦

第八十六回 吳起殺妻求將 駕忌鼓琴取相

第八十七回 說秦君商鞅變法 禿鬼谷孫臏下山

第八十八回 孫臏佯狂脫禍

龐涓兵敗桂陵

第八十九回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

第九回 蘇秦合從相六國

張儀被激往秦邦

第九十一回 學讓國燕增盈兵 僞獻地張儀欺楚

第九十二回 賽舉鼎秦武王絕脰 莽赴會楚懷王陷秦

第九十三回 趙主父餓死沙邱宮 孟嘗君偷過函谷關

第九十四回 馮驩彈鋏客孟嘗 齊王糾兵伐桀宋

第九十五回 說四國樂殺滅齊 驅火牛田單破燕

馬服君單解韓圍

第九十六回 蘭相如兩屈秦王

馬服君單解韓圍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計逃秦國 假張祿庭辱魏使

假張祿庭辱魏使

第九十八回 賴平原秦王索魏齊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郵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第一百回 魯仲連不肯帝秦 信陵君竊符救趙

信陵君竊符救趙

第一百一回 秦王滅周遷九鼎 廉頗敗燕殺二將

廉頗敗燕殺二將

第一百二回 華陰道信陵敗蒙驁 胡盧河龐煖斬劇辛

胡盧河龐煖斬劇辛

第一百三回 李國舅爭權除黃歇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第一百四回 俊甘羅童取高位 蠢嫪毐毒僞廢亂秦宮

蠶嫪毐毒僞廢亂秦宮

第一百五回 茅蕪解衣諫秦王 李牧堅壁却桓齮

李牧堅壁却桓齮

第一百六回 王敖反間殺李牧 田光刎頸薦荆軻

田光刎頸薦荆軻

第一百七回 獻地圖荆軻大鬧秦 論兵法王翦伐李信  
第一百八回 幷六國混一輿圖 號始皇建立郡縣

目終

凡例

一舊志事多疎漏全不出貫兼以率意杜撰不顧是非如臨潼關  
賓等事尤可噴飯茲網以左國史記爲主參以孔子家語公羊  
穀梁晉乘楚檮杌管子晏子韓非子孫武子燕丹子越絕書吳  
越春秋呂氏春秋韓詩外傳劉向說苑賈太傅新書等書凡列  
國大故一鋪載令始終成敗頭緒併如聯絡成章觀者無憾  
一舊志姓名卒多自造卽偶入古人而不考其世如尉繚子爲始  
皇漢臣去孫臏百有餘年而謂贊爲鬼谷弟子載臏入齊何不  
稽之甚也茲編凡有名史冊者俱攷訂詳慎不敢以張目李  
一舊志敘事或前後顛倒<sub>不可</sub>或詳畧失宜<sub>如趙良諫商君李斯</sub>  
<sub>不遺至赤城六國反草數譯而盡他茲編一案史傳次第敷</sub>  
若五霸之事有四時事者亦多錯櫛<sub>茲編一案史傳次第敷</sub>  
演事取其詳文據其畧其描寫摹神處能令人擊節起舞卽平

鋪直敍中總屬血脉筋節不致有喘蠅之謂

古用車戰自晉荀吳故然於大國始廢車禦卒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始用騎職舊志但筆襲立國志沿套一概用騎失其實矣又都督經略及公主等號皆後世所設列國時未有也豈得任意撰入茲編悉按古制以洗舊套

古之兵制有三計每伍五百僕旅始而東遷繼而五朝又繼而主國七國中間或更事跡累牘不盡一百八十四種有取自財賄費韓魏搜錄無遺既如高漸離結末事在始皇二年歷人漢王再觀者勿以有漏見譏

小說詩詞雖不求工亦嫌過俚茲編盡出新裁舊志之說以略

不閱者

古今地名不同今悉依一統志查明分註以便觀覽

列國志引首

按周伯姓出虞帝之苗裔荀子集之後也棄佐堯舜治天下敎民  
樹藝爲農事之祖述曰后稷封於邰今陝西西安府武功縣卽其地  
山郊之廟名曰周故國號周世爲稷官及夏之衰稷官遂廢不復掌  
於西戎再傳至公劉遷居于豳今西安府邠州卽古豳地公劉九傳  
至古公亶父爲戎所迫去豳居岐今岐翔府岐山縣便提點委付  
歷季歷傳昌號爲西伯是爲文王始都豐在今西安府郿縣  
里  
并  
州  
西伯薨子承嗣位是爲武王而紂暴虐武王應天順人舉  
兵伐紂滅商遂有天下定都於鎬卽今長安縣也班固西都賦云左  
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大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  
河涇渭之川兵固被山帶河金城千里王畿之外折為千八百國大  
封同姓異姓爵凡五等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外還有附庸這都是

武王的封建及周公輔成王定爲酬廟曾廟之制名國比年一小聘  
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十有二年王乃巡行天下東西南北分爲四  
巡四方各立一伯爲其方諸侯之長各建有明堂一座巡狩所至伯  
率其方諸侯朝主於明堂有疾急不共者王命方伯帥師討之其時  
列國如眾星拱南北辰誰敢不順命於天子法度好不恭嚴武王傳  
成王成王傳康王康王傳昭王昭王傳共王共王傳懿王懿王傳孝  
王孝王傳夷王夷王傳厲王厲王無道國人逐王於彘甘子官也  
身脩行周室中興祀依舊廟南伐楚荆宋代淮徐諸侯微服朝貢  
缺復見文武成康晉日規模至宣王傳幽王廢嫡立庶擣夫或所殺  
平王雖嗣號東遷於洛從此威權下移諸侯專恣堂堂一統漸漸變  
爲列國的世界且哉春秋之世五霸迭興僭名尊王其實自冉嗣後  
吳越代興三晉迭起七雄問勝六國爭衡視周室爲贊龍舌周王於

殷掌王降爲柱君降爲庶人那五百餘年雖紀在周朝歷數之內全  
然是列國爲政了故志列國者斷自東遷始自平王四十九年起至  
敬王三十九年孔子作春秋止共二百四十二年爲春秋之世自敬  
王四十年起至周東君七年周滅止共二百三十四年爲戰國之世  
秦在襄王滅周三年而立攻代之天下爲秦則列國之廢委吏官論  
謂有酒肉略有東遷有東遷必有春秋戰國雖剝天運雄然然猶稱  
往跡之留名者勝夫賢者貽自強者以自克者存亡之分  
不得不歸咎於人也又有苟爲證

周曆綿八百年

中間遺恨是東遷

龍虎寢殿紿方裂

夫坎廟宮鼎僅延

五霸迭興爭會主

七雄擾擾竟烽煙

欲噓主氣還安武

只在鴟鴞木雨篇



訂正東周列國志書本

讀法

列國志與別本小說不同別本多是假話如封神水滸西遊等書全  
是僞空指出卽如三國志是爲近實亦復有許多做造在于內列國  
志却不然有一件說一件有一句說一句連記實事也記不了那裏  
還有工夫去添造故讀列國志全要把它作正史看莫作小說一例石  
了列國志原是特爲記東周列國之事東遷始於平王多事始子桓  
王而本書却從宣王開講者蓋平王東遷由於犬戎之亂大戎之亂  
由於幽王寵褒姒立伯服褒姒却從宣王時生根且至諸亡國亦先  
於平王之世故必須從他敍起來歷方得分明此記事人倒樹魯  
根之法亦不得不然之理也

列國志一書大率是靠左傳作底本而以國語戰國策吳越春秋等

書後之文將可馬氏史記襍錄補入故其文字筆氣不甚一樣讀者勿以文字求之

列國志因是襍採眾書所成故其事之詳略都是不得不然當日作者不會加意增減若再加修飾一遍便自然更是好看而列國之事是古今第一個苟局力走天地間第一個變局世界之亂亡亂到極處却越亂越有精神周室之弱已弱到極處却弱而不亡奄奄一息也還做了兩百年天子真奇絕

周室十世千年皆遇其數了孫雖已微弱之甚而仍稱其王不至亡然亡滅前人議論有說周家忠厚開基盛德之報有說封建屏藩互相維制之方據我看來兩說都有些正不可偏在一處講

由周而秦是古今變動大樞紐其變動却自東遷以後起逐漸變來其中世運之升降風俗之厚薄人情之淳漓制度之改革都全

侄子弟能細心考察便是稽古大學問

卽如用兵一事春秋是春秋之兵戰國是戰國之兵不消說是大相懸絕卽春秋中齊桓與晉文便有大段不同處齊桓時用兵還不過聲罪取服其究竟不過請成設盟而已到晉文時便動輒以存并爲事這便是世變大端中之一小變了

齊桓時用兵不過論自論干到晉文時兵便大盛一戰之際常以萬人齊桓用兵還是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到晉文時便多行詭計子却也是到了那個時候其勢不得不然正是天運改移處若不然便如宋襄一般自取禍敗了

用兵之法變化多端用少用眾用正用奇最不可方物唯有列國志中却是無體不備前人於左傳中集其用兵計謀便謂兵謀兵鑑已得要領說又益之以戰法乎子弟理會得此等處胸中

平添無數兵法列國志有益子弟不少  
出使專對聖人也說是一件難事惟列國志中應對之法最多其中  
好話歹話用軟用硬種種機巧無所不備子弟讀了便使胸中平添  
無數應對之法真是有益子弟不少

金聖嘆批水滸傳西廂記便說於子弟有益渠說有益處不過是作  
文字方法耳今子弟讀了列國志便有無數實學在內此與水滸傳  
西廂記豈可同日而語

一切演義小說之書任是大部其中有名人物縱是極多不過十數  
百數事跡不過數十百件從無如列國志中人物事跡之至多極廣  
者蓋其上下五百餘年侯國數十百處其勢不得不比他書出  
于撮湊子弟讀此一部便抵讀他本稗官數十部也

列國志中人物情事雖子能萬狀無所不有却無神道僧道邪說妖

言在內便覺眼明中清淨許多比他本裨官真是好看  
列國志中也有幾處說鬼却是從左氏傳來其說鬼處也還在理上  
不與他處刑說同也

列國志中有許多壞人也有許多好人但好人也有若干好法壞人  
也有若干壞法讀者須細加體察逐個自分出他的等第來方于學  
問之道有益不可只以好壞二字箇箇過了

列國志中雖是也有好人也有壞人然畢竟是壞的多以好的且好  
人又輕易不能全美又多是各成其好不甚相同至于壞人做壞事  
往往如出一轍一旦窮兎極惡已精而益求其精的壞法都壞將出  
來當時人君却偏偏歡喜壞人若善惡同時又往往好不勝壞又不  
知是天意作興惡人又不知用人者都是瞎子真令人解說不出  
壞人明明作惡還自好辨偏是大奸大惡之人他却偏會依附名義

竟似與好人一般在暗裏行其陳毒之計這種人最是難認觀人者  
不可不知

惡人依託名義雖是可以惑人畢竟也有露馬腳處只是觀者不審  
便被他所騙耳若明眼人自曉不過

大約看好人壞人之法只從義利二字上着眼便可十得七八賢奸  
之變雖有萬態究其本總不能外此兩字而已

義利二字不並立天理 得重罰祿身家看得輕便是君子皆事事  
只圖自私自利便自然要行到刻薄險毒上去了從何處還有天理  
來

義利二字真機甚微到後來便有天淵之隔卽如臣弒君子弒父是  
天地間非常大變然原其心却不過從利上起耳若肯將名位富貴  
看得輕便自然沒有此事了

列國志中纂弑之禍甚多其臣爲亂臣子爲賊子罪不容誅自不消說恭論世者也要將那君父宗廟一番推求其所以致此之故雖不以此而寬臣子之罪却當以此垂戒爲人君父者使其有所畏憚故聖人云君臣父子子又云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又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諸如此類不可勝數大率都是互舉後世一切重貴子臣便以凡僕著矣便可謂肆爲是者此是宋儒之偏失聖人之意矣

立子以嫡無嫡立長自是正理廢嫡立庶廢長立幼于天理人情自是不妥然立庶立幼者愛之也愛之必思所以安全之今韓子精理而左之後來便必致有殺奪之禍不特富貴寧不成反逆性命都送了安從危去利就害自尋禍亂列國志中此等不可枚舉前車所

費後事復然甚有身與其禍而到後來仍自蹈之者此等愚人真是  
愚得父可笑父再恨又可憐

忠而見疑信而得謗固是常事只看自己所處之地與所遇之人可  
如耳列國志中此類甚多其中有學有術處之有方吉康茂自全若  
只是一味自信并頗行去個個身受其禍勿申生取死一類是也詎  
之令人時生孽術不善之輩子弟於此等處須加意理會得切勿貪  
看過

列國志中苟多出於微戰一時投契君心遂得致位剝相參政本  
身如荀子竇威古莫平趙昭等類其胸中抱負經濟都是最高一流  
只看他初見時各有一番高議宏論足以深人人心至其後來  
設施也都是條條件件次第第土利君國下益民生可見不是一  
時取給口舌之便者然矜不是機緣湊巧便也只好因窮草澤沉埋

全了天下萬世懷才抱義而不得其時者何可勝數思之令人浩

歎

戰國是游士之世其游說之術大都不堪相處只是其中人品却自有優劣邪正高下之不同讀者頃自出眼力分別之莫作一例看了物莫不聚於所好國君好賢如齊桓便有管甯等諸人晉文則有狐趙等諸人魏文則有田段等諸人齊莊好勇則有殖澗郭最等諸人夫力舉千斤劄穿七札亦難得之力而一時便有多人可見一切人材只患求之不力耳何患無材哉有國家者操用人之權而輒曰人材不足吾不信也

人主自中材以上未有不極知國事之需賢其理者然高爵厚祿偏難以與君子而易以與小人及到有事之秋却要賢能君子出力却是急切沒處去討遂有乏才之歎豈不可笑

貪人不顧天理昧却良心做上許多壞事其意不過圖終身愛用耳  
却不知壞却良心依舊不得愛用且落于口罵名有何便宜處乃前  
人跌倒後人偏不曉得把滑如列國志中亂臣賊子接踵而起幾多  
嗜金蟲蛇甘鳩可勝浩歎

聖人云性相近習相遠古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中材之生得賢  
臣則可以爲賢君與奸佞讒諂之人處則陷於惡而不覺矣列國志  
中諸君大半是因臣下以爲轉移而其名與美惡遞議于舌頭柄  
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雖是兩句熟話却是千古不衰  
之言試看列國志中許多名相卿士大夫起初任情徑遂不聽好言  
及到禍亂已成身名已敗却纔思想善言自羞自恨已無及了且讀  
普天下賢士大夫讀書學者于良朋密戚逆耳言來莫便憤然相如  
且將那言語細細詳味一番即使其言不是於己亦無所損倘有

可處理有足矣便可及時補救免到後來懊悔也

本書中批語諷諭勸人著眼處往往近迂殊未必極讀者心目然皆  
自信得一二分才事未必無當便可算我犯書人於看書人有毫髮  
之益不止如村瞽說彈詞僅可供一時之悅耳也

教子弟讀書當苦大是難事其生來便自領研攻若津津不倦者是  
他天分本高與學問有緣這種人于百中只好一二其餘便都是不  
肯讀書的了但若是教他讀論道論學之書便苦扞格不入至於稗  
官小說便沒有不喜去看的了但稗官小說雖好煞畢竟也有不妥  
當處蓋其可驚可喜之事文人只圖筆不快意於子弟便有大段壞  
他性靈處我今將許列國志若說是正經書却畢竟是小說樣子子  
弟也喜去看不至扞格不入但要說他是小說他却件件都從經傳  
上來子弟讀了便知一部春秋左傳國語國策都讀熟了豈非快

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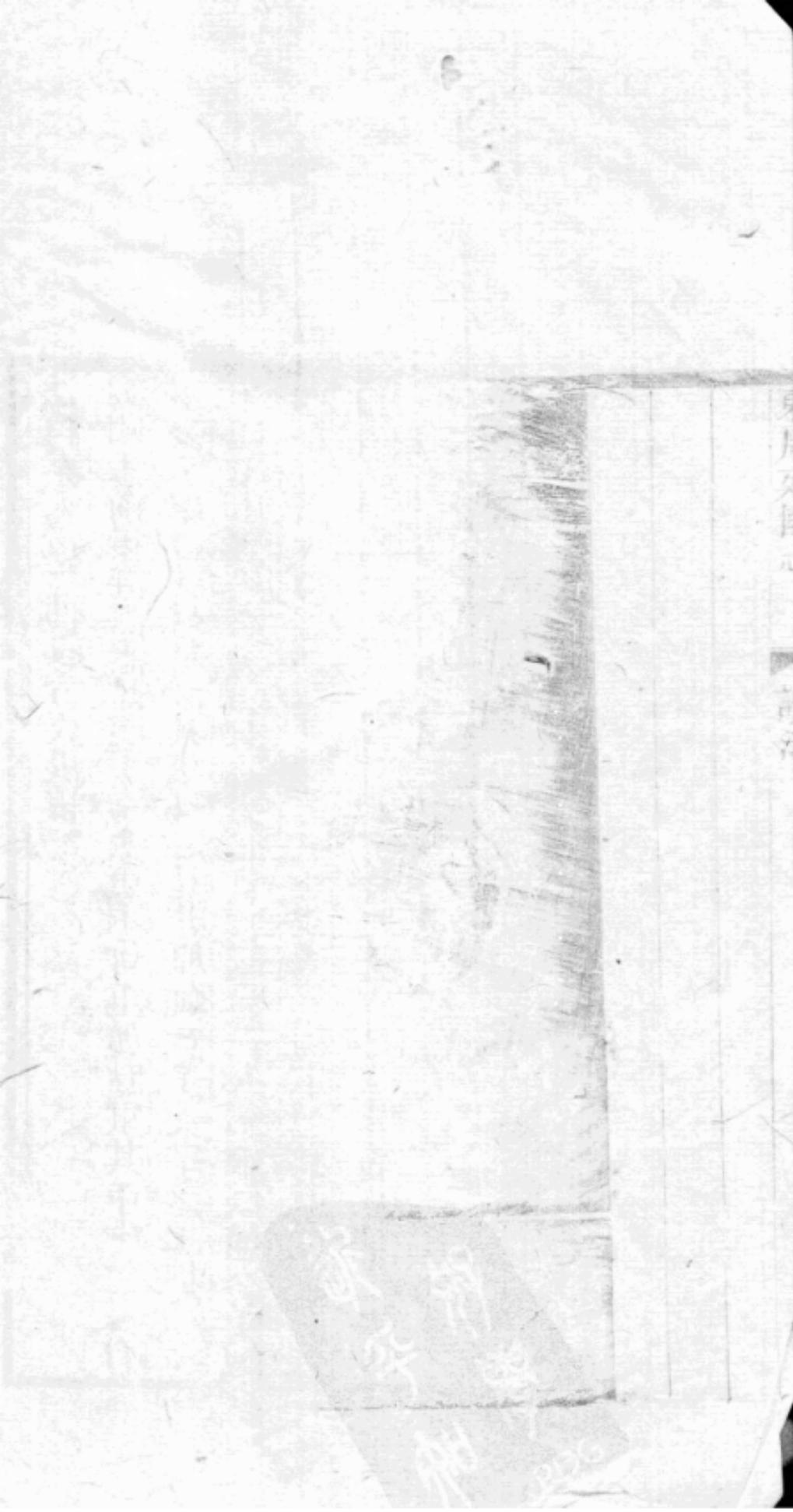
有大來說列國志也不可輕與子弟讀試問其故則曰其中夾有許多贓倉一喪心改理之事恐子弟看了引他邪心此真三家村中冬烘先生見否則假道學及小兒強作解事者也夫聖人之書善惡并存但取善足以爲勸惡足以爲戒而已他本小說于善惡之間往往不甚分明其下者則更鋪張淫穢誇美好蒙此則金玉所謂其大可誅其言可燒斷不可使子弟得讀者也若列國志之善惡教施皆一本于古經書員所謂善足以爲勸惡足以爲戒者又何嫌乎騎着浮夸心蔑理也哉

他書亦講報應亦欲勸懲但他書勸懲多是寓言惟列國志中件件皆是實事則其勸懲爲更切也

列國志中辭藻其詩似古亦甚駿不知當日所用是何古書如何古

法自秦火後失傳殊令人恨恨

列國志前後評語悉是隨手寫去更不會重加點竄其中字句多有不妥適處益我只是評其事理之是非原無意于文字之工拙也  
列國志中謬誤甚多如左傳史記俱言宋襄夫人王姬欲通公子鮑而不可舊本乃謂其竟已通了又說國人好而不知其惡此事關係甚大故不得不爲正之他如彗星出於北斗土宋齊晉三國之君遇難不是周內史叔服之占即作齊公子商臣使人占之此類甚多不能徧及也



敘

小說多瑣事故其節短自羅貫中氏三國志一書以國史演爲通俗  
注洋百錄回爲世所尚嗣是效顰曰眾因而有夏書商書列國兩漢  
唐書殘唐有北宋諸刻其浩瀚矣與正史分義並架然悉出村學究  
杜撰儻寧齋穠議者欲囁姑舉列國志言之如秦哀公臨潼關覽  
事从已爲關閭臣諱而其紀綱乃更甚按秦富叔公之世南附於楚  
比於齊之時晉故交見之役屈建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哀之初  
年楚靈方橫及平繼之而晉益不競不得已逼吳制楚於是有入郢  
之師而包胥卒祐秦力以復楚是始終附楚者秦也延至三晉田齊  
之際猶然遇秦以夷不通中華會盟孝公於是發憤修政任商鞅變  
法而秦始大然謂襄公之世秦方式微豈能號召十七國之君並駕  
而赴臨潼耶夫以桓文之盛名爲尊攘而威力所及載書猶寥寥可

數況鬪寶何名哀公何時乃能令南之楚北之晉東之吳數千里君

音妙

音妙

候刻日塵至苟有是理乎至伍員爲明輔尤屬鄙俚此等謬語譏者道

也顧此猶摘其一席話成片段者言之其他鋪敘之疎漏人物之類

倒制度之失考詞句之疎劣有不可勝言者友墨慈氏重加輯演爲

一百八回始平東遷迄於秦帝東遷者列國所以始秦帝者列國所

以總本諸左史旁及諸書者核甚詳授器極富雖敷演不無增減形

容不無潤色而大要不敢盡遺其實凡國家之廢興存亡行事之是

非成毀人品之好醜貞淫一臚列如指諸掌是故鑒於豪傑而加

而知變不可以纂好鑒於子孫而生而知庶不可以奸長鑒於無極

而知誠不可以參賢鑒於子孫而知而知而知而知而知而知而知

鑒於楚王而知而知而知而知而知而知而知而知而知而知而知

吾里見須而知而知而知而知而知而知而知而知而知而知而知

亡身而覆國鑒於王僚燕比而知非據之不可幸處鑒於商鞅武安君而知慘刻好殺之還以自中鑒於晉厲楚靈齊襄惠伯而知矯盈之無不覆鑑於秦武王南宮萬齊景叔廖忌而知勇藝之無全恃鑒於

燭武甘羅而知老幼之未可量鑒於越勾踐燕昭孟明蘇季子而知

困衡之玉汝於成鑒於宋閔公蕭何叔子而知凡戲之無益鑑於里

充茅焦而知死生之不圖於趙過臣於西門豹尹鐸之吏治鄭莊先

軫二孫二起田單信陵君尉繚子之將畧孔父仇牧荀皇王蠋肥義

屈原之忠義專諸要離聶政夷門侯生之勇俠晉侯介子推魯仲連之高

尚管夷吾公孫彌之博洽共姜叔姬杞梁妻昭王夫人之志節往蹟

種種開卷瞭然披而覽之能令村夫俗子與儒紳學問相參若引爲

法誠其利益亦與六經諸史相侔寧爲區區裨官野史資人口吻而

已哉墨翟氏補輯新平妖傳奇奇怪逸若河漢海內驚爲異書茲

編更有功於學者浸假兩漢以下以次成編與三國志彙成一家言  
稱歷代之全書爲雅俗之巨覽卽與二十一史並列豈架亦復何愧  
余且日夜從臾其成拭目跂之矣

續谷吳門可觀道人小雅延接

訂正東周列國志卷本

封建地圖考

志稱周召南于泰山封王崩者萬國成鼎之時有三千餘國武王殺兵食十八百國東遷之初尚存江三百國迨費鱗之末二百四十三年至于春秋經傳者惟百有餘國而會盟征伐者可紀者始十四君其子男附庸之屬以及九夷娶奇參錯庶列國中者無不隸分疆歸老蟲詳見疆列於後以資博雅之大觀庶於興亡不無小補云耳

咸豐四年春日閏臘廿二歲山房校對無訛







州府東北三里野城是趙隱王遠都在襄陽府宜城縣南境雖還附至襄王東北保陳城開闢封陳州也考烈王遷郢陽在陳州東境又東遷壽春今壽陽府治州地最後擴主在心都尉治即此○吳都勾陽府泗州治始於長沙郡界而已今湖廣郴州也○吳正義太伯居尊里今常州有無錫縣東南四十里有大伯城是吳都之伯城至閩開始號吳郡都之伯今壽州府城也○越州宜都興府治是父勾踐徙稽磾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東南四十里城是皆大國也

太史公曰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而距河也晉晉東濟楚介江淮秦內宋州之南四國迭地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卦皆威而服焉其僻子男對鼎之始

○勝山東兗州

勝縣是

○薛

薛南四十

○邾

兗州

邾縣是文公遷禪在

○鄆

兗州

鄆縣是

○小邾

勝縣境內

○鄆

兗州

鄆縣東南二十五里

○邾

兗州

邾縣西南五十

○遂

兗州

東南有

○邾

兗州

全鄖縣

○邾

兗州

邾縣東南六十里

○廢

兗州

古邑

○任

兗州

任縣

○鄼

兗州

鄼縣有鄼亭讀曰詩

○宿

兗州

宿縣是

○鄅

平州

鄅縣

鄅縣有鄅亭

○鄅

平州

鄅縣有鄅亭

○鄅

平州

鄅縣是

鄆開封州府沂州東

○鄭城

濟州東

○商丘

濟南府東

○於餘丘

濟南府東

○根

濟南府東

○葵

濟南府東

○

○極

濟州東

○紀

濟州東

○譚

濟州東

○向

濟州東

○葵

濟州東

○葵

濟州東

○葵

濟州東

○葵

濟州東

○

○舞

濟州東

○

○舞

濟州東

○

○舞

濟州東

○

○舞

濟州東

○

○舞

濟州東

○

○舞

濟州東

○

○舞

濟州東

○

○舞

濟州東

○

○舞

濟州東

○

○舞

濟州東

○

○舞

濟州東

○

○舞

濟州東

○



○賴在縣名今屬嘉興府宜城縣也○武昌州應○絞○軫未詳後氏  
州○唐領山州○州治臨東北有蔓亭子號亦古州號○夔荆州  
有蔓亭城○權今承天府雷陽縣東南有權城又楚遷權于  
鄖陽府今郢縣故樂園也○徐鳳陽府泗州北五十里徐城是  
者蕭令徐州○鍾吾州宿遷縣是○舒城縣○集賢書院  
廬州府○英氏在六安○桐安慶府○舒烏凌氏曰在  
是又又愛子委孫今東昌府○孔德保定府易州  
附郭城縣有委依聚○孔德南故燕國城基○巴陵縣  
○不義城又南陽府南州舞陽縣北境亦有此城皆系秦築以  
奉大國之命者也死此者○戎漢中堅門大梁云黃○陸渾河南  
縣化三十里○鮮虞北直真定府城東北四十里○無終薊州王田縣  
西御陵縣是○北翼山西大同府新市故城解州國都也○無終薊州王田縣  
延安○懷戎西安府臨○鄭聃南府北境○淮海南直徐郡○肥西  
莊是○懷戎延安府臨○鄭聃南府北境○淮海南直徐郡○肥西

大原府平定州塞平源東五十里告鴈城其國都也又北直真定府  
壺城縣西南有肥聚城山東濟南府有肥城縣皆其種屬允州水平  
府境又有肥城縣志曰昔○故軍光府○盧在諸縣裏○濮在百  
縣城肥老子奔葬受封于此○故晉州是○盧在諸縣裏○濮在百  
長州府境則九州俱稱參錯于列國之中者也



周宣王



衣冠萬國會東都 獸

犧腥羶淨掃除八百

綿延周祚永無

足配文謨

柳下惠



展禽已超凡入

聖却敵何足爲

聖人重

穎考叔



黃泉天性薄遺

肉意何深却笑

東方朔區區兒

女情

鄭莊公



忍哉寤生幽  
母殺弟狡猶  
性成流穢青  
史

管仲



相桓公霸諸侯

一匡天下名到

今稱



晏平仲



史遷傳晏子能薦  
越石父等爲賢然  
尼谿之沮所害大  
矣以其小者信其  
大者奚可哉

宋襄公



淫祀不仁爭  
虛名無益何  
濟



養絲基



獨步穿楊技能  
施神臂弓善當  
師孺子莫枉教  
逢蒙

范蠡



看范蠡一去何等

光明磊落若蕭何  
之重足屏息屢屢作搖尾乞憐態則苦矣

廉頗



用趙心何切兵

機貴更深惟餘

走馬健空嘆郭

開金

甘羅



按甘羅童年至顯智識超羣非凡  
山川靈氣所鍾乎

荆軻



讀昔時人已沒  
今日水猶寒便  
覺荆卿魂來心  
動